

Q P.S. I Love You



Cecelia Ahern

P.S. 我爱你

[爱尔兰] 塞塞莉娅·艾亨 著

陈佳琳 宋瑛堂 译

译林出版社

[爱尔兰] 塞塞莉娅·艾亨 著

陈佳琳 宋瑛堂 译

P. S. 我爱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P. S. 我爱你 / (爱尔兰) 艾亨 (Ahern, C.) 著; 陈佳琳,
宋瑛堂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47-1953-7

I. ①P… II. ①艾… ②陈… ③宋…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5499 号

P. S. I Love You by Cecelia Ahern
Copyright © 2004 by Cecelia Aher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ianne Gunn O'Conner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in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373号

书 名 P. S. 我爱你
作 者 [爱尔兰] 塞塞莉娅·艾亨
译 者 陈佳琳 宋瑛堂
责任编辑 姚 燚
特约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365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953-7
定 价 3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谢谢你们，
妈咪、爹地、乔治娜、尼基，还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谢谢你，玛丽安娜·冈恩·奥康纳

谢谢哈珀科林斯的编辑群：
林恩·德鲁和玛克辛·希契科克

谢谢你，莫里亚·赖利

霍莉将蓝色的罩衫靠着脸庞,熟悉的味道立即淹没了她,排山倒海的悲伤让她的胃抽搐着,拉扯着她的心。针刺般的痛楚爬上她的后颈,喉头涌上的哽咽几乎使她窒息。她被惊慌征服了。屋内除了低哼的冰箱与偶尔呜咽的水管,一片死寂。她孤单一人。胆汁涌上她的喉咙,她跑到卫生间,在马桶前颓然跪倒。

格里走了,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是现实。她再也无法用手指轻抚他柔软的头发的,在晚宴上隔着餐桌无声地分享某个笑话,也不能在辛苦了一天下班后哭着要他拥抱她。她再也不能与他同床共枕,每天早

晨在他的鼾声中醒来,或是与他一起大笑,笑得胃都痛了,或是争论着谁该从被窝起来把卫生间的灯关上。一切只剩许许多多的回忆,还有她心里日渐模糊的他的面容。

他俩的计划很简单:一辈子厮守到老。在两人的生活圈里,人人都会同意这绝对做得到。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爱人与注定厮守的精神伴侣。但是谁料得到命运会在某一天自私地决定改变它的心意。

结果来得太快了。抱怨自己偏头痛好几天后,格里接受霍莉的建议去看了医生。那是个星期三,约在午休时间。医生认为是因为压力或疲惫,觉得顶多他会需要配眼镜罢了。格里不喜欢这样。他对自己可能得戴眼镜一直闷闷不乐。这点他倒无须担心,因为并不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是他脑里的一个肿瘤。

霍莉冲了马桶,冰冷的瓷砖地板让她颤抖不已,她摇摇晃晃地让自己站稳脚跟。他才三十岁。虽然称不上是地球上最健康的男人,但是至少他健康得足以……过着正常的生活。当他病重时,他仍坚强地开着玩笑,说自己不应该过那么安全无虞的生活。他该嗑药、酗酒、四处旅行、边刮腿毛边从飞机上跳下来等等……他列了好长的清单。即使在他自嘲的时候,霍莉还是看得出他眼底的遗憾。遗憾他从没时间做过的事、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为将来无法经历的体验而悲伤。他是否曾经遗憾与她共度一生?霍莉从未怀疑他对她的爱,但是却害怕他觉得自己因此虚掷了一些时间。

瞬间变老成了他想要的事,而不再是让人害怕又无法避免的宿命。他们真是自以为是,从未将年老视为一项成就与挑战。年老是两人极力避免面对的事情。

霍莉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流着大颗大颗涩楚的泪珠。她的双眼泛红酸疼，这个夜晚似乎永无止境。屋子里的房间都无法安慰她。当她凝视家具时，只有不受欢迎的沉默。她希望沙发会对她伸开双臂，但是没有。

格里对这一切一定会很不高兴。她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试着让自己恢复一点理智。不行，格里绝对会不高兴。

清晨时分，霍莉辗转反侧，浅睡辄止。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每隔一两天，她就会这样。每天醒来时她总发现自己蜷曲在某件家具上，今天是那张沙发。又是关心她的家人或朋友的电话把她惊醒。他们或许以为她每天都在昏睡。当她像个僵尸在家中每个房间翻找时，他们都在哪里？而她又再找什么？又想找到什么？

“喂？”她无力地回答道。她的嗓子都哭哑了，但她早已不再强装笑容。她的挚友不在了，再多的化妆、新鲜空气和逛街都无法填补她心里的空洞。

“对不起，宝贝，我把你吵醒了吗？”霍莉妈妈关心的声音从话筒那端传来。每天早上她妈妈都会打电话来，看看她是否又独力撑过了另一个夜晚。她总担心把霍莉吵醒，却又因听见她的声音而松了口气；安心地知道女儿勇敢地击退了黑夜的鬼魅。

“没有，我在打瞌睡，没关系。”总是同样的答案。

“你爸和德克兰出去了，我想你，宝贝。”

为何这个让人安心又富含同情的声音总让她热泪盈眶？她可以想象妈妈满面愁容，眉头紧蹙，前额满是忧虑的皱纹。但霍莉却没有因此宽心，它只让她想到爸妈的担心，他们不应该这样度日的。一切都该正常运作：格里该在这里陪着她，对着天花板转着眼珠，在她妈妈

唠叨着没完没了时企图让她发笑。有许多次霍莉不得不将话筒转给格里,因为她已经快要笑到不支。然后格里会如无事人般继续与岳母交谈,无视霍莉正在床上跳跃,同时装出自己最傻的笑脸,跳起最蠢的舞,想把他拉回来。不过很少奏效。

她嗯嗯啊啊地继续着对话,但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今天天天气很好,霍莉。你如果能出门走走对你很好。出门呼吸点新鲜空气。”

“嗯,也许吧。”这大概是她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了。

“不然我等会再打电话过来,我们可以聊聊天。”

“不用了,妈,我很好。”

一阵沉默。

“好吧……如果你改变心意,打个电话给我。我今天都有空。”

“好。”

另一阵沉默。

“不过还是谢谢了。”

“好吧,你多保重,亲爱的。”

“我会的。”霍莉已经打算挂上电话,但又听见她妈妈的声音。

“呃,霍莉,我差点忘了。那个信封还在这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它现在就放在厨房桌上。看你要不要来拿,已经摆在这里好几个星期了,也许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不这样认为。可能只是卡片吧。”

“我觉得不是,亲爱的。上面有你的地址与名字,还写着……等等,我去桌子那边拿……”

话筒被放了下来,传来鞋跟在瓷砖地上走向厨房的声音,椅子吱

地滑过地板,脚步声越来越近,话筒被拿起来……

“你还在吗?”

“嗯。”

“好,它上面写着‘清单’,或许是你公司的东西,宝贝。应该过来……”

霍莉挂掉了电话。

二

“格里,把灯关掉!”霍莉咯咯笑着,看着丈夫在她面前宽衣。他在房内跳着脱衣舞,修长的手指慢慢解开白色衬衫上的纽扣。他对霍莉挑起左眉,同时让衬衫滑下他的肩膀,用右手抓住它,在自己头上挥舞。

霍莉又笑了。

“关灯? 让你错过这些?”他露齿而笑,伸展自己的肌肉。他并不自满,但是其实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优点,霍莉想着。他的躯体强健,肤色完美。修长的双腿因为常在健身房运动而结实。他并不高,但五尺

八寸的他却足以提供五尺五寸的霍莉彻底的安全感。她最喜欢的就是当她抱着他时,她的头可以稳当地靠在他的下巴下方,他的呼吸轻柔地吹动她的发梢,让她觉得痒痒的。

她的心怦怦跳着,看着他脱下平角裤,随后他用脚趾将它抛向霍莉,结果它落在她的头上。

“至少这样就暗多了。”她大笑。他总是能给她欢笑。当她疲惫愠怒地下班时,他总能体谅她,让她尽情发牢骚。他们很少吵架,如果吵架,为的也是最愚蠢又微不足道的小事,两人总在事后一笑置之,例如是谁把走廊的灯开了一整天,或是又有人忘了在睡前把闹钟调好。

格里结束了脱衣舞,钻入被窝。他蜷在她身旁,将他冰冷的赤脚伸到她腿下为自己取暖。“啊!! 格里,你好冰喔!”霍莉知道他的姿势代表他不肯再移动了。“格里。”霍莉警告道。

“霍莉。”他模仿她。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

“没有啊,哪有什么事?”他厚脸皮地回答。

“灯呢?”

“喔,对了,灯。”他睡意满满地回答,假装大声打呼。

“格里!”

“我记得昨天晚上是我下床去关的。”

“没错,可是你刚刚就站在开关旁边!”

“是啊……是刚刚……”他又困倦地回答。

霍莉叹了口气。她最不喜欢还得从床上爬起来了,还要踩上冰冷的木头地板,然后踉跄地在黑暗中爬回床上。她啧了一声。

“不能每次都我关啊,小霍。也许有天我不在了,那你要怎

么办？”

“要我的新老公关啰。”霍莉努力地把他的冰脚踢离她。

“哈！”

“或是我自己上床前就得关灯。”

格里嘲笑道：“这不太可能发生吧，亲爱的。我走之前会在开关上贴张字条你才会记得。”

“你还真体贴，但我宁可你把钱留给我。”

“还要贴在电热器上。”他还在说。

“是嘛。”

“牛奶盒上。”

“很好笑，格里。”

“喔，还有窗户上，要你别开窗，然后在早上别再把闹钟按掉了。”

“喂，如果你觉得没有你我什么事都做不成的话，你干脆在遗嘱里列张清单，看要交代我什么事吧！”

“这主意不错喔。”他笑了。

“好啦，我去把那讨厌的灯关掉。”霍莉勉强下床，踏上冰冷的地板时做了个鬼脸，然后把灯关掉。她在黑暗中伸出双臂，缓慢地寻找走回床铺的路。

“喂？霍莉你迷路了吗？有没有人在啊……？”格里对着黑暗的房间大叫。

“我在……哎呦……好痛……”她的脚趾撞上床脚，痛得大叫，“讨厌！讨厌！他妈的！混蛋！”

格里在被窝里大笑。“清单第二项：注意床脚……”

“格里，你给我闭嘴，这样很惹人讨厌耶！”霍莉回嘴，单脚站着用

手揉着她可怜的脚丫。

“亲一亲会不会好一点？”他问。

“不用了，我很好。”霍莉伤心地回答，“如果可以让我把它们伸到你那里取暖……”

“啊……老天……冰死人了！”

“嘻……嘻……嘻。”她邪恶地笑了。

以上的玩笑话就是那份清单的由来。他们马上把这个愚蠢又简单的主意与两人的密友分享。莎伦与约翰·迈卡锡夫妇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也是念书时就开始约会。事实上，当年大家十四岁时，就是约翰主动在学校走廊上接近霍莉，轻声低语地说出那有名的话：“我死党想知道你肯不肯跟他约会。”

经过多日与朋友的紧急会议以及无穷尽的讨论后，霍莉终于同意了。“啊，你去吧，霍莉。”莎伦督促她，“他那么性感，至少他脸上没有像约翰一样有那么多痘痘。”

如果莎伦都称赞他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她现在真嫉妒莎伦。莎伦与约翰和他们同一年结婚。他们三个人当时都二十四岁，霍莉是最小的，结婚时二十三岁。有人说她太年轻了，一逮到机会就教育她，说她这个年纪应当好好环游世界、享受生活。结果她与格里一起环游了世界，也享受了两人生活。他们两人能在一起其实更有意义……因为现在霍莉感觉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器官。

她结婚那天完全算不上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和所有小女孩一样，她也梦想着童话般的婚礼：阳光灿烂的一天，在某个浪漫的地点，她穿着公主式礼服，被亲友环绕。她想象中的婚宴将是生命里最美的一夜，她与所有的好友跳舞，被大家羡慕，感觉与众不同。但事实

可完全不同。

她在家被尖叫声吵醒：“我找不到领带！”（她爸）或是“我的头发跟狗啃的一样”（她妈），最经典的是“我看起来像一只该死的鲸鱼！我才不要打扮成这样去参加那他妈的婚礼！我看起来像个荡妇！妈，你看我这样！霍莉去找别人当伴娘吧，因为我他妈的不去了。不要！讨厌！杰克你吹风机赶快还我，我还没用完呢！”这段令人难忘的宣言是她小妹西娅拉的杰作，她总会乱发脾气，说自己没衣服穿，其实衣柜里塞满了衣服，满得都快炸开了。她现在跟一群陌生人住在澳洲，与家人唯一的联系就是每隔几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霍莉的家人都尽力让西娅拉相信自己是最美丽的女人。霍莉则安静地自己打扮，觉得糟透了。最后西娅拉终于同意走出家门，因为霍莉那一向极度冷静的老爸让众人惊讶地大声吼道：“西娅拉，今天可是霍莉的大日子，不是你的！！你要去给我参加这场婚礼，而且，霍莉走下楼梯时，你得告诉她她看来很美，我不想再听你说那些废话了！”

因此当霍莉走下楼梯时，众人赞叹不已，而西娅拉——看起来就像个刚被爸爸大声斥责过的十岁小女孩！她泪眼朦胧，嘴唇颤抖着，喃喃说道：“你看起来真美，霍莉。”一家七口赶紧钻进加长型豪华礼车，她的爸妈、三个兄弟与西娅拉则一路在可怕的沉默中抵达教堂。

那一天现在她已经印象模糊了。她几乎没什么时间与格里交谈，因为两人总是被亲友东拉西扯，不是与出生后只见过一面的贝蒂姨婆打招呼，就是与以前压根没听说过的美国姨父托比第一次见面，而且他在当天却突然成了家族的要角。

而且也没有人告诉她会这么累。到了那天晚上，霍莉的双颊已经

因为照相微笑而酸疼不已，她的双脚因为一整天塞在那双根本不适合步行的可笑高跟鞋里而几乎要了她的命。她非常想和她的好友们同桌围坐，朋友们整晚大笑不止，显然很尽兴。至少有些人是如此吧，她想。但当她与格里踏入蜜月套房的那一刹那，她一整天的烦恼都一扫而空，一切都值得了……

想到这里，霍莉再度落泪，她知道自己又在做白日梦了。她呆坐在沙发上，话筒还在她手里。这些日子，时间对她而言就是这么滴答流走，她也不知道现在几点或是星期几了。就好像她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躯壳，虽然全然麻木，但是她的心、她的骨、她的脑袋里依然感觉到那阵阵的痛苦。她真的好疲惫……她的胃咕噜咕噜叫着，她才意识到自己不记得上一餐是什么时候吃的了。是昨天吗？她真的不记得了。

霍莉走进厨房，身上穿着格里的睡袍与她最喜欢的“迪斯科女王”粉红拖鞋。它是格里在那年圣诞节送她的。他总是说她是他的迪斯科女王——第一个踏入舞池，最后一个离开。嗯，那个女孩上哪去了？她打开冰箱，望着空荡荡的架子。只有蔬菜与早已过期的酸奶，冰箱里弥漫着一股可怕的臭味。没有东西可以吃。她边摇着牛奶盒边无力地微笑。它是空的。清单上第三项……

两年前的圣诞节霍莉与莎伦出门逛街，想买一件参加伯林顿酒店年度舞会的晚礼服。与莎伦逛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约翰与格里也曾开玩笑说如果这两个女人出门血拼，结果一定是又没钱买他们的圣诞礼物。可怜的圣诞节。他们说得没错。“可怜又没人理的老公们”，她们总是这样戏谑他们。

那年圣诞节霍莉在布朗·托马斯百货公司花了大把钞票，买下她所见过最美的一件白色晚礼服。“该死，莎伦，我皮夹大出血了。”霍

莉充满罪恶感地说道,咬着嘴唇,手指抚过礼服柔软的材质。

“哎呦,你别担心了,格里会帮你赚回来的。”莎伦回答,一边咯咯地笑着,“你不要再叫我‘该死莎伦’了,每次我们出门逛街你就这样叫我。你再不注意点,我可是会不爽的。霍莉,今天可是圣诞节耶,喜乐与奉献的节日喔。”

“老天你可真可恶,莎伦,我再也不要跟你逛街了。这件衣服几乎是我半个月的薪水。买了它我这个月要怎么过啊?”

“霍莉,你想饿肚子还是看起来美丽绝伦?”这还用考虑吗?

“我买了。”霍莉兴奋地对店员说。

这件礼服是低胸剪裁,完美展露霍莉的酥胸,高叉的裙摆能让人欣赏她苗条的小腿。格里的眼光完全离不开她。并不是因为她美,只是因为他完全不明白这块小小的衣料怎么会这么昂贵。一次舞会上,迪斯科女王喝了太多酒,果然一不小心将红酒洒在了礼服上。霍莉设法克制眼泪,但还是不听使唤,而她和莎伦的舞伴醉醺醺地告诉她们,清单上的第五十四项就是穿着昂贵的白色礼服时千万不能喝红酒。随即大家决定牛奶是较佳选择,因为倒在白色礼服上也看不见。

稍后格里打翻了他的啤酒,黄色液体就这么溅在霍莉的裙摆上,她泪眼涟涟又严肃地对同桌(以及附近桌子)的人宣布:“清单第五十五项:绝对绝对不要再买昂贵的白礼服。”大家一致认同,莎伦也从桌底下苏醒,为霍莉这个决定鼓掌叫好。因此一行人决定举杯向霍莉致意(在惊讶的侍者送来四杯牛奶之后),为她这一伟大的决定举杯畅饮。

“霍莉,你那份高级白礼服真是可惜。”约翰在计程车上边打着酒嗝边说道,然后拉着莎伦回两人的家。

难道格里信守承诺,真的在离开人世前列出清单?在他死前她每天都守在他身旁,他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她也不曾注意他写了什么东西。不,霍莉,振作起来,别傻了。她绝望地想要他回来,所以才想象出这些疯狂的事情。他没有真的写下来,对吧?